

# 北齐北周财政体系与货币政策初探

王明前

(厦门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北齐北周租调征收,在沿袭北魏均田制基础上,各自具有一定的朝代特色。北齐注重户等差别,而北周重视丰荒调剂。北齐、北周俸禄各以食干制和食邑制为特色。北齐、北周均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弥补财政亏空,结果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

[关键词]北齐 北周 财政体系 货币政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1-11-07

[文章编号]1671-6671(2012)01-0001-04

[作者简介]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史学界对北齐(含东魏)北周(含西魏)二朝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就。北齐北周经济史一般被置于北朝经济史的总体框架内叙述,且作为北魏经济史的自然延伸被提及。<sup>[1]</sup>相反,二朝经济的独立价值尚缺乏有针对性的重视。财政史研究是经济史研究的关键环节,财政体系能够反映一个王朝经济的内在结构,货币政策能够集中反映一个王朝的经济走势和整体状况。笔者不揣浅陋,拟从财政体系和货币政策两方面对北齐北周经济史作简要梳理,以期增加学术界对北朝经济史的学术认知。

## 一、北齐北周的财政收入

### 1. 田租、户调

北齐和北周的主要生产性财政收入来自农业税收即田租和户调。东魏、北齐沿袭北魏均田制,对京城三十里外土地,实施类似北魏均田制的办法授田,从而最大限度地配置税收资源。其具体授田办法如下:“职事及百姓请垦田者,名为永业田。奴婢受田者,亲王止三百人;嗣王止二百人;第二品嗣王已下及庶姓王,止一百五十人;正三品已上及皇宗,止一百人;七品已上,限止八十人;八品已下至庶人,限止六十人。奴婢限外不给田者,皆不输。其方百里外及州人,一夫受露田八十亩,妇四十亩,奴婢依良人限数,与在京百官同,丁牛一头受田六十亩,限止四年。又每丁给永业二十亩为桑田,其中种桑五十根、榆三根、枣五根,不在还受之限。非此田者,悉入还受之分。土不宜桑者,给麻田,如桑田法。”<sup>[2]</sup>

除受田外,北齐还对百姓纳税资格做出规定。其一为年龄标准:“男子十八以上六十五已下,为丁,十六已上十七已下为中,六十六已上为老,十

五已下为小。率以十八受田,输租调,二十充兵,六十免力役,六十六退田,免租调。”<sup>[3]</sup>其二为根据资产确定户等。文宣帝“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sup>[4]</sup>其三为规范税收单位换算尺度。541年,高欢“以诸州调绢不依旧式,民甚苦之,奏令悉以四十尺为匹”。<sup>[5]</sup>此外,北齐还曾考虑通过调整社会组织规模,减少免税役人数,从而增加赋税收入。东魏临淮王元孝友上表称:“令制百家为族,二十五家为闾,五家为比。百家之内有帅二十五,征发皆免,苦乐不均,羊少狼多,复有蚕食,此之为弊久矣。京邑诸坊,或七八百家唯一里正、二史,庶事无阙,而况外州乎?请依旧置三正之名不改,而每闾止为二比,计族省十二丁,赏绢、番兵,所益甚多。”<sup>[6]</sup>可惜被尚书省否决。

在此基础上,北齐确定户调征收以一对夫妇即一床为单位,具体办法如下:“率人一床,调绢一匹,绵八两,凡十斤绵中,折一斤作丝。垦租二石,义租五斗。奴婢各准良人之半。牛调二尺,垦租一斗,义租五升。”

值得注意的是,北齐租调的分割较北魏更加明晰。首先,租调在垦租和义租之间已实现输出目的地的分割,即“垦租送台,义租纳郡,以备水旱”。其次,租调运输根据户等区别对待,即“垦租皆依贫富为三臬,其赋税常调,则少者直出上户,中者及中户,多者及下户。上臬输远处,中臬输次远,下臬输当州仓。三年一校。租入台者,五百里内输粟,五百里外输米。入州镇者,输粟。人欲输钱者,准上绢收钱”。最后,北齐租调直接与仓储制度相联。除前文所述“以备水旱”外,北齐还专门规定“诸州郡别置富人仓,初立之日,准所领中下户口数,得支一年之粮,逐当州谷价贱时,斟量割当年义租充入。谷贵,下价糶之,贱则还用所糶

之物,依价案贖”。<sup>[7]</sup>

但是,由于北齐户口流失现象严重,极大损害了税收的实绩。由于文宣帝“刑罚酷滥”,导致“吏道因而成奸,豪党兼并,户口益多隐漏”。结果,“未娶者输半床租调。阳翟一郡,户至数万,籍多无妻。有司劾之,帝以为生事,不许。由是奸欺尤甚,户口租调,十亡六七”。<sup>[8]</sup>

北周均田制与北齐差别轻微,也保持每丁百四十亩标准授田数,唯特别规定农户宅地,为北魏、北齐制度所无。其具体办法:“凡人口十已上,宅五亩,口九已上,宅四亩,口五已下,宅三亩。有室者,田百四十亩,丁者田百亩。”在此基础上,确定如下田租和户调征收办法:“凡人自十八以至六十有四,与轻癯者,皆赋之。其赋之法,有室者,岁不过绢一匹,绵八两,粟五斛;丁者半之。其非桑土,有室者布一匹,麻十斤;丁者又半之。丰年则全赋,中年半之,下年一之,皆以时徵焉。若艰凶札,则不征其赋。”<sup>[9]</sup>北周赋税较北齐轻微,同时并不注重区别户等,反而更注重根据丰荒年调整征收力度,尤较北齐宽舒。

## 2. 市场税、盐税、杂税等

东魏高欢时代重视榷盐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于“沧瀛幽青四州之境,傍海置盐官,以煮盐,每岁收钱,军国之资,得以周贍”。<sup>[10]</sup>

北齐后期后主时期,财政入不敷出,“自大宁以来,奢侈糜费,比及武平之末,府藏渐虚”。<sup>[11]</sup>只好强征各种杂税弥补。武平六年(575年)八月,“以军国资用不足,税关市、舟车、山泽、盐铁、店肆,轻重各有差,开酒禁”。<sup>[12]</sup>随着朝政日益腐败,财政状况更是每况愈下。“武平之后,权幸并进,赐与无限,加之旱蝗,国用转屈,乃料境内六等富人,调令出钱。而给事黄门侍郎颜之推奏请立关市邸店之税,开府邓长颙赞成之,后主大悦。于是以其所入以供御府声色之费,军国之用不豫焉”。<sup>[13]</sup>由于“赋敛日重,徭役日繁,人力既殫,币藏空竭”,后主甚至靠卖官敛财,“乃赐诸佞幸卖官。或得郡两三,或得县六七,各分州郡,下逮乡官亦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敕用郡功曹。于是州县职司,多出富商大贾。竟为贪纵,人不聊生。爰自邺都及诸州郡,所在征税,百端俱起。凡此诸役皆渐于武成,至帝增广焉”。<sup>[14]</sup>地方官上行下效,也公然借征税之机敛财。如元坦任冀州刺史,“专复聚敛。每百姓纳赋,除正税外,别先责绢五匹,然后为受”。<sup>[15]</sup>

北周市场税征收兴废无常。闵帝元年,“初除市门税”。<sup>[16]</sup>宣帝大象二年(580年)三月,“初税入市者,人一钱”。<sup>[17]</sup>这说明其间曾有一段不纳市税的时期。北周盐税征收由六官之掌盐主持。其盐务根据盐种区别管理。“一曰散盐,煮海以成之;二曰监盐,引池以化之;三曰形盐,物地以出之;四曰饴盐,于戎以取之。凡监盐形盐,每地为之禁,百姓取之,皆税焉”。既然北周以“每地为之禁”即专卖为盐务政策,其收益必丰。<sup>[18]</sup>另,西魏、

北周对蛮族课土特产为税。如史宁随贺拔胜镇守荆州,“抚慰蛮左,翕然降附,遂税得马一千五百匹供军”。<sup>[19]</sup>

## 二、北齐北周的财政支出

### 1. 北齐俸禄制与食干制

535年十二月,东魏宣布“文武官量事给禄”。<sup>[20]</sup>东魏、北齐俸禄依照官品发放。除官品外,另有秩等,需在俸禄发放时根据考绩决定增或减秩。如“官一品,每岁禄八百匹,二百匹为一秩。从一品,七百匹,一百七十五匹为一秩”,依次到“从九品,二十四匹,六匹为一秩”。秩等根据考绩,“事繁者优一秩,平者守本秩,闲者降一秩。长兼、试守者,亦降一秩。官非执事、不朝拜者,皆不给禄”。俸禄的内容,“率一分以帛一分以粟一分以钱”。北齐另对官员发放事力即劳动力。“自一品已至,至于流外勋品,各给事力,以供役使。一品至三十人,下至于流外勋品,或以五人为等,或以四人、三人、二人、一人为等。繁者加一等,平者守本力,闲者降一等焉”。<sup>[21]</sup>除俸禄和事力外,北齐还给官员提供给力。如崔麟于东魏天平初任徐州刺史,“给广宗部曲三百,清河部曲千人”。<sup>[22]</sup>

地方官员禄秩分别对应上述九品禄秩。地方吏员收入,则来自地方税收。“州自长史已下,逮于史吏,郡县自丞已下,逮于掾佐,亦皆以帛为秩。郡有尉者,尉减丞之半。皆以其所出常调课之。其镇将,戍主,军主,副,幢主副,逮于掾史,亦各有差矣”。<sup>[23]</sup>

北齐俸禄的特色为所谓食干制。如天统三年(567年)段韶“除左丞相,永昌郡公,食沧州干”。<sup>[24]</sup>北齐河清三年(564年),段琛“迁侍中将军、源州大中正,食赵郡干”。<sup>[25]</sup>段孝言先“拜都官尚书,食阳城郡干”,后“拜太常卿,转食河南郡干”。<sup>[26]</sup>斛律光于大宁元年(561年)“除尚书右仆射,食中山郡干”。天统三年(567年)“除太保,袭爵咸阳王,并袭第一领民酋长,别封武德郡公,徙食赵州干”。<sup>[27]</sup>斛律平废帝时“拜特进,食沧州郡干”。<sup>[28]</sup>薛孤延于天保八年(557年)“除肆州刺史,加开府仪同三司,食洛阳郡干”。<sup>[29]</sup>曲珍“天保初,食黎阳郡干,除晋州刺史”。<sup>[30]</sup>侯莫陈相“天保初,除太师,转司空公,进爵为白水王,邑一千一百户。累授太傅,进食建州干,别封义宁郡公”。<sup>[31]</sup>赵起天统初年“转太常卿,食琅邪郡干”。<sup>[32]</sup>高德政天保七年(556年)“迁尚书右仆射,兼侍中,食渤海郡干”。<sup>[33]</sup>陆邛天保初“辟为邑中正,食贝丘县干”。<sup>[34]</sup>王松年于武成帝时“以本官加散骑常侍,食高邑县干”。<sup>[35]</sup>崔季舒后主时“除胶州刺史,迁侍中,开府,食新安河阴郡干”。<sup>[36]</sup>皮景和大宁元年(561年)“除领左右大将军,食齐郡干”,后又“除领军大将军,封文成郡王,转食高阳郡干”。<sup>[37]</sup>阳斐天保初“迁散骑常侍,食陈留郡干”,又于乾明元年(560年)“拜仪同三司,食广阿县干”。<sup>[38]</sup>卢潜于肃宗时任扬州道行台左丞,“以功

加散骑常侍,食彭城郡干”。<sup>[39]</sup>阳休之天统初“除吏部尚书,食阳武郡干”。<sup>[40]</sup>崔劼于世祖时“为度支尚书,仪同三司,食文登县干”。<sup>[41]</sup>

以上信息显示,食干制是与北齐官员职务相对应的俸禄待遇。无论中央朝官还是地方官员,亦或是爵位,都可以得到食郡干或食县干的待遇。职务变更,待遇自然随之变动。此外,所食干的劳动力也可折算为等价物品支付给对应官员。“其干出所部之人。一干输绢十八匹,干身放之。力则以其州郡县白直充”。<sup>[42]</sup>由于官员得到的食干为指定郡县所提供,所以地方行政区划的变动能够直接影响地方官员的收入。如赫连子悦任林虑郡守时,“世宗往晋阳路由是郡,因问所不便。悦答云:临水、武安二县去郡遥远,山岭重叠,车步艰难,若东属魏郡,则地平路近。世宗笑曰:卿徒知便民,不觉损干。子悦答云:所言因民疾苦,不敢以私润负心”。<sup>[43]</sup>

天保七年(556年)后,北齐对兼职的地方官不再支付干物。是年十一月,“制刺史令尽行兼,不给干物”。<sup>[44]</sup>这除了减少财政支出的考虑外,也不无防止官员重叠食干的意图。

大量食干显然游离于北齐编户系统之外,是北齐社会阶级分化和民族隔阂的产物。因此,作为北齐俸禄制朝代特色的食干制,集中体现了北齐政治的特点,即官僚集团对庞大依附民劳动的严重依赖。

北齐也有食邑制,如库狄盛“齐受禅,改封华阳县公。又除北朔州刺史,以华阳封邑在远,随例割并州之石艾县、肆州之平寇县、原平之马邑县各数十户,合二百户为其食邑”。<sup>[45]</sup>

北齐对官员时有赏赐,成为官员收入的不确定部分。如库狄伏连为北齐难得的清官,“积年赐物,藏在别库,遣一婢专掌管。每入库检阅,必语妻子,此官物,不得辄用。至死时,唯着敝衣,而积绢至二万疋,簿录并归天府”。<sup>[46]</sup>

## 2. 北周俸禄制与食邑制

北周官制复古西周封建制,以王朝之臣为内命,所谓“三公九命,三孤八命,六卿七命,上大夫六命,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以诸侯及其臣为外命;“诸公九命,诸伯七命,诸子六命,诸男五命,诸公之孤卿四命,侯之孤卿、公之大夫三命,子男之孤卿、侯伯之大夫、公之上士再命,子男之大夫、公之中士、侯伯之上士一命,公之下士、侯伯之中士下士、子男之士不命”。根据上述官制确立禄秩标准:“其制禄秩,下士一百二十五石,中士已上,至于上大夫,各倍之。上大夫是为四千石。卿二分,孤三分,公四分,各益其一。公因盈数为一万石。其九秩一百二十石,八秩至于七秩,每二秩六分而下各去其一,二秩一秩俱为四十石。凡颁禄,视年之上下。亩至四釜为上年,上年颁其正。三釜为中年,中年颁其半;二釜为下年,下年颁其一。无年为凶荒,不颁禄。”<sup>[47]</sup>北周在俸禄发放上,仍然贯彻赋税征

收中的丰荒年区别对待原则,较北齐俸禄制不失为良政。

北周俸禄的朝代特色为食邑制;先是周之君臣受封爵者皆未给租赋。癸亥,始诏柱国等贵臣邑户,所寄食他县”。<sup>[48]</sup>如叱罗协于保定二年(562年)“于蜀中食邑一千户,入其租赋之半”。<sup>[49]</sup>宇文武成初年“迁大司徒,进封楚国公,邑万户,别食盐亭县一千户,收其租赋”。<sup>[50]</sup>杨忠于武成元年(559年)“进封随国公,邑万户,别食竞陵县一千户,收其租赋”。<sup>[51]</sup>窦炽于保定二年(562年)“进封邓国公,邑一万户,别食资阳县一千户,受其租赋”。<sup>[52]</sup>于翼于东魏静帝时“进位上柱国,封任国公,增邑通前五百户,别食任城县一千户,收其租赋”。<sup>[53]</sup>梁宗室萧撝于保定五年(565年)“有归款之功,别赐食多陵县五百户,收其租赋”。<sup>[54]</sup>萧圆肃保定五年(565年)“有归款之勋,别赐食思君县五百户,收其租赋”。<sup>[55]</sup>可见,封邑只是北周封建复古的外在表现,而别食郡县租赋才是官员的实际所得。

## 三、北齐北周的财政机构和财政管理

北齐财政机构设置沿袭北魏,以尚书省度支尚书“统度支仓部、左户、右户、金部、库部六曹”,为中央财政管理机构。度支曹“掌计会”即预决算;仓部“掌诸仓帐出入等事”即仓储事务;左户“掌天下计帐户籍等事”;右户“掌天下公私田宅租调等事”;金部“掌权衡量度,外内诸库藏文帐等事”;库部“掌凡是戎仗器用所须事”。<sup>[56]</sup>

北周改易汉以来官制而复古的六官制,在财政机构的设置上,体现出权责明确的优点。六官之在师;“掌任土之法,辨夫家田里之数,会六畜车乘之稽,审赋役敛弛之节,制畿疆修广之域,颁施惠之要,审牧产之政”,具备国家财政预算、决算职能;司均“掌田里之政令”,负责土地分配事宜;司赋“掌功赋之政令”,专司赋税征收权力;司仓“掌辨九谷之物,以量国用”,负责仓储管理。另有司役和掌盐,分别负责徭役和盐政。<sup>[57]</sup>

东魏、北齐采取多种行政手段调整财政资源。首先是行政区划的调整。如北齐文宣帝鉴于“丁口减于畴日,守令倍于昔辰”的局面,对全国州郡县进行并省,计至天保七年并省三州一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县二镇二十六戍,以节省浩繁的财政支出。<sup>[58]</sup>其次是整理户籍。东魏通过废佛治理户口流失现象。鉴于“魏自正光以后,四方多事,民避赋役,多为僧尼,至二百万人,寺有三万余区”的现象,东魏于538年“诏牧守、令长擅立寺者,计其功庸,以枉法论”。<sup>[59]</sup>最后是减少开支。主要表现在减省官员俸禄上。文宣帝时,由于“是时费用转广,赐与无节,府藏之积,不足以供”,于是“减百官之禄,撤军人常廩,并省州郡县镇戍之职。又制刺史守宰行兼者,并不给干,以节国之费用焉”。<sup>[60]</sup>武成帝高湛也于河清四年(565年)三月,宣布“诏减百官食廩各有差”。<sup>[61]</sup>

#### 四、北齐北周的货币政策

东魏、北齐货币流通秩序混乱。统治者虽做出巨大努力,也终究难以扭转颓势。东魏初“承魏犹用永安五铢”。但辖境内币制混乱,亟待整饬。“迁邺已后,百姓私铸,体制渐别,遂各以为名。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河阳生涩、天柱、赤牵之称。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绢布”。高欢对此略加整饬,“收境内之铜及钱,仍依旧文更铸,流之四境”,在并未禁私铸革劣币的前提下,只适当增加成色信用俱佳的永安五铢的投放量,自然无法扭转“未几之间,渐复细薄,奸伪竞起”的颓势。<sup>[62]</sup>

继任者高澄对币制混乱的局面无可奈何,准备默认私铸泛滥的既成事实,只在成色环节上加以规范。“澄患民钱滥恶,议不禁民私铸,但悬称市门,钱不重五铢,毋得入市。朝议以为年谷不登,请俟它年,乃止”。<sup>[63]</sup>

直到北齐立国,文宣帝高洋于天保四年(553年)正月“改铸新钱,文曰长平五铢”。<sup>[64]</sup>虽然这次铸造的新币成色甚佳“重如其文。其钱甚贵,且制造甚精”,可是仍未能改变币制混乱的局面。不仅“至乾明皇建之间,往往私铸”,而且“邺中用钱,有赤熟青熟、细眉、赤生之异。河南所用,有青薄铅锡之别。青、齐、徐、兖、梁、豫州,辈类各殊”。<sup>[65]</sup>这是北齐各经济区域整合尚缺乏一体性的显著表现。特别是东魏、北齐私铸现象严重,如东魏官员王则元象初年任洛州刺史期间“取受非法,旧京取像,毁以铸钱,于时世号河阳钱,皆出其家”,<sup>[66]</sup>加剧了经济秩序的混乱状况。

西魏、北周自文帝开国直到武帝即位,货币流通秩序始终混乱。“时梁益之境,又杂用古钱交易。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之钱,而官不禁”。直到武帝保定元年(561年)七月,始“更铸布泉之钱,以一当五,与五铢并行”。<sup>[67]</sup>建德三年(574年)六月,“更铸五行大布钱,以一当十,与布泉钱并行”,<sup>[68]</sup>试图“大收商估之利”。<sup>[69]</sup>但此举不仅加剧了通货膨胀,而且使币制更加混乱。所谓“大收商估之利”,无非是通过片面增加货币投放量,直接掠夺百姓财富。建德四年(575年)七月,北周当局即宣布“以边境之上,人多盗铸,乃禁五行大

布,不得出入四关,布泉之钱,听入而不听出”,试图强制推行不足额的五行大布钱。建德五年(576年)更假借“以布泉渐贱而人不用”的名义而“遂废之”,并严令禁止私铸,“令私铸者绞,从者远配为户”,以更残酷的手段推行大布钱。宣帝大象元年(579年)十一月,“铸永通万国钱。以一当十,与五行大布及五铢,凡三品并用”,进一步强化用通货膨胀掠夺民间财富的货币政策。只是这一政策并未推行到原北齐境内。“齐平已后,山东之人,犹杂用齐氏旧钱”。<sup>[70]</sup>与北齐相比,北周货币秩序的混乱状况虽然稍轻,但是北周在贯彻扩张的货币政策时表现得比北齐更彻底更坚决。

综上所述,北齐北周租调征收,在沿袭北魏均田制基础上,各自具有一定的朝代特色。北齐注重户等差别,而北周重视丰荒调剂。北齐北周俸禄各以食干制和食邑制为特色。北齐北周均试图通过扩张的货币政策弥补财政亏空,结果造成经济秩序的严重混乱。

#### 参考文献:

- [1] 高敏.魏晋南北朝经济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
- [2] [3] [4] [7] [8] [9] [10] [16] [18] [21] [23] [42] [47] [56] [57] [60] [62] [65] [67] [69] [70] [唐]魏徵.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677,677,676,677-678,676,679,675-676,680,679,763-764,763-764,765,771,753,679,676,690-691,690-691,691,691.
- [5] [6] [20] [48] [59] [63]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8:4909,4910,4869,5223,4898,4999.
- [11] [12] [14] [15] [19] [22]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3] [44] [45] [46] [58] [61] [64] [66] [唐]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532,108,113-114,384,465,333,212,214,215,223,224,229,256,258,362,409,470,471,512,537-538,554,555,563,558,529,63,255,283,62,94,57,272.
- [17] [49] [50] [51] [52] [53] [54] [55] [68] [唐]令孤德棻.周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22,180,310,318,519,526,752,755.

#### A Primary Study on Northern Qi Dynasty and Northern Zhou Dynasty's Financial System and Monetary Policy

WANG Ming-qian

(MaxismCollege,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Abstract:** Northern Qi Dynasty and Northern Zhou Dynasty's land tax possessed has its own feature separately on the basis of inherit of Jun-tian land system of Northern Wei Dynasty. Northern Qi Dynasty emphasized the difference of residence degree and Northern Zhou Dynasty pay attention to adjus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abundant and famine years. Two dynasties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istic on official's salary, Northern Qi's Shi-gan system and Northern Zhou's Shi-yi system. They tried to make up financial deficit by outspread monetary policy, which led to economic chaos.

**Key words:** Northern Qi Dynasty (550-577); northern Zhou Dynasty(557-581); financial system; monetary policy

(责任编辑 杨晓丹)